

經部

周禮詳解卷二十八

宋 王昭禹 撰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祭祀授旅賁及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乘繩證反舍去聲

掌戈盾之物而頒之謂祭祀軍旅會同之屬頒之以給用也萃之象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既濟之象

曰若子以思患而豫防之祭祀授旅賁及授故士之戈盾貳車也乘車也皆有戈盾焉則戒不虞豫防患者聖人所不敢忽也旅賁氏執戈盾夾王車而趨此言祭祀授旅賁及者蓋執戈盾而趨者謂軍旅會同之時也若祭祀則執及而已故士則所謂王族故士也授以戈盾以其從王亦所以為衛也司兵言祭祀授舞者兵司戈盾亦授舞者兵以其通職聯事故也貳車謂副貳之車也有軍旅會同之事司戈盾則授之戈盾也乘車王所乘之車也司戈盾則建其戈盾而已旅賁虎士趨而衛王故亦授以戈盾虎士則虎賁氏之屬其徒八百人是已及舍則王所止之地也設以藩盾所以藩衛之及王行則無所用焉故斂之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灋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箙中音仲　箙音服

凡五兵之用遠則弓矢者射之近則矛者句之句之矣然後殳者擊之戈戟者刺之此司兵之掌五兵五盾司戈盾之掌戈盾司弓矢之掌六弓四弩八矢所以相為先後也兵以自衛者為先而言戈常先盾者外內之序也名謂其名號若王弓弧弓之類也物謂其色若彤弓旅弓之類也守之則有人藏之則有府出則頒之入則受之司弓矢於其名物則辨之于其守藏出入則掌之也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箙者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中春則陽氣方和之時也弓弩成於秋故中春獻之天地嚴凝之氣始于東南而中秋則陰氣將堅之時也矢箙成于堅故中秋獻之蓋四時有明法萬物有成理先王以道制器固不違乎時之序物之理而與造化同其功矣是以器之成也既完且美而天下之利用于是乎出矣

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

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其矢箙皆從其弓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痺矢用諸散射授射之射並食亦反椹張林反夾古洽反豻音岸又音鴈使所吏反枉紆往反絜古結反矰音增茀孚忽反痺方二反散素旦反

考工記曰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庾之屬利射侯與弋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則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以其強也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

獸者以其弱也唐弓大弓授學射者使者勞者以其得强弱之中也鄭氏謂甲革革甲也質正也樹椹以為射正射甲與椹試弓習武也豻侯五十步及射鳥獸皆近射也近射用弱弓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强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其矢箙皆從其弓數也每弓者一箙盛百矢是矣書及傳皆云彤弓一彤矢百則矢之從其弓其數宜如此凡弩夾庾利攻守鄭氏謂攻城壘者與其自守者相迫近弱弩發疾也唐大利車戰野戰鄭氏謂進退非强則不及也八矢之用枉矢絜矢皆可結火以射敵殺矢鍭矢皆可伺候射近者増矢茀矢皆可以弋射飛鳥恒矢痺矢皆可以散射是也六弓之名則王亦以其强惟强然後无所不服謂之王則以威天下為事謂之弧則以睽孤所利以勝堅為事故也夾庾以其弱惟弱則不可以獨用而其用亦暫而已謂之夾則以其射至弱必夾而輔之然後可用謂之庾則如露積之庾

須臾而為廉非可以為久也唐大則以其强弱適中而中者大之事也唐如荒唐之唐亦以其大故也八矢之名則枉取其曲絜取其約矢射以傷物又結矢焉于傷物為致曲也故謂之枉絜矢象焉則其用不可以不約絜之字從契則言約而不渝從糸則言約而不紓也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殺言中之則死鍭矢象焉言候而中也爾雅金鏃翦羽謂之鍭蓋厚之也惟厚之是以候而中也矰矢結繳於矢孟子所謂思援弓繳而射之是矣茀矢象焉傳曰道茀不可行言草蓋而蔽道也以其蔽已以射以己庇物故謂之茀矢恒矢則以其用於散射可常用也庳矢象焉以其矢行而卑故也蓋散射用於射禮及習射之時非若火射弋射之類其矢行所以卑也枉矢殺矢矰矢恒矢者弓所用也絜矢鍭矢茀矢庳矢者弩所用也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澤共射椹質之弓矢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并夾大喪共明弓矢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從授兵甲之儀田弋充籠箙矢共矰矢凡亡矢者弗用則更弊婢

世反從才用反籠魯東反更音庚

規者正圜之器謂之規則圜之至也弓強則往體寡來體多合多多而圜弓弱則往體多來體寡合少而圜

天子以威天下為事其弓則至強者也故合九而成規諸侯則以威一國而已故降於天子合七而成規

大夫以智帥人而已又降於諸侯故合五而成規士事人者也取其捍患以有身而已故其弓最弱合三而成規夫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者究也陽數之窮而能變天子制變者也故其數有取於九七變而後為九諸侯雖有君道其用有所降焉則用七者取其有所詘也蓋七詘而申為十方七而已則其用屈而未申矣故賜鈇鉞而後殺賜弓矢然後得征伐合七而成規固其宜也大夫雖降於諸侯然以智帥人之大者不可過焉宜適中而已五者天數之中也士雖降於大夫然士方志於道數始於一立於兩成於三亦期於有成而已故以合三成規然皆有取於規則以規主仁弓以射為事宜本於仁故也句者謂之弊弓其體曲而可以句物者謂之句則句者曲之甚也弓以强為上以弱為下則直者善而句者為惡矣故謂之弊弓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者天子親牽牲而射示親殺也然殺牲非尊之事惟射為可方射

牲則司弓矢共其弓矢矣澤共射椹質之弓矢者謂選士於澤宮而射也樹椹以為射正而司弓矢則共其弓矢也選士而必射椹質取其能勝堅然後為可用故也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并夾者大射謂擇士助祭也燕射者謂燕飲而射也如數者謂如當射者之數也蓋凡射每人一弓乘矢詩曰四矢反兮以禦亂兮謂是已并夾所以取矢之高者射烏氏所謂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是也司弓矢共之而射烏氏取之矣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則弓有六弩有四各以其物色而共之也從授兵甲之儀則凡頒弓弩其多寡之數一視兵甲之儀而已田弋充籠箙矢共矰矢籠與箙皆所以盛矢籠以竹為之箙以革為之故詩曰象弭魚服田弋之時則共矢而以其矢充實於籠之中於田弋則共之而已凡亡矢者弗用則更

更謂償之也用於射而亡則不償弗用而亡者償之宜矣

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矰弋抉拾掌詔王射贊王弓矢之事凡乘車充其籠箙載其弓弩既射則斂之無會計抉古穴反

詩序曰繕甲治兵繕之為言善其物也繕人掌王之弓弩矢箙矰弋抉拾皆選擇其善者以共王用故以繕人名官弓弩皆所以射然用弓以手用弩以足則弓為貴而弩為賤惟弓為貴故凡為弓者必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古之制弓字者亦象弛弓之形欲有武而不用也惟弩為賤故張弩必以足而弩之字則以奴以奴為可使而賤故也故凡言弓必先弩矢為弓弩之用故先弓弩而後矢然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則睽而通之也故其字從八從十欲覆入之而不用也故其字從入不得已而用欲一而止故其字從一箙所以盛矢故言矢則先箙然箙所以節矢而矢所服也故其字從竹以箙矰矢則用諸弋詩曰弋鳧與鴈言其為取之小也詩曰抉拾既次抉右手包指所以開弦也拾者左臂裹以韋為之所謂韝扞所以遂弦掌詔王射則告王以常射之節也贊王弓矢之事謂授受也凡乘車充其籠箙載其弓弩乘車上乘之車也充其箙則以矢實籠箙之中也載其弓弩則載之於車也既射則斂之謂收而藏之也詩曰彤弓弨兮受言藏之謂是已无會計以至尊所用不可以有司法數拘之也

槀人掌受財於職金以齎其工弓六物為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齎音咨下

同

木高則氣澤不至而槀弓矢之村以木之槀者為之故謂之槀人也掌受財於職金以齎其工者秋官職金曰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而槀人者司兵之屬官也故受財于職金弓矢箙百工造之在冬官也槀人以所受之財而為之齎以資其直也弓六物弩四物矢八物則弓弩矢所辨之物也皆三等者以弓弩矢箙皆有上中下之制故也考工記曰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是也春獻素秋獻成者司弓矢曰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箙則矢箙作于春成于秋故也蓋以箙之為物雖微而先王之立法也最備箙雖一器之微皆具陰陽之體一物之成皆有遲速之齊仰必有以得天之時俯必有以順物之理失其時則雖有美材巧工而不

足以為良逆其理則雖有規矩法度而不足以明義聖作巧創豈能違之乎春于方為東木用事之時萬物之始秋于方為西金用事之時萬物之所成也素者未成采之時未成采有始物之象焉故春獻之戊出丁藏於物為成至於秋則成矣有成終之象焉故秋獻之葢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而不良者不得天時故也作於春成於秋則天時得矣然則先王於春則圖事染人於春則暴練是亦春獻素之意也諸侯於秋則獻功龜人於秋則取龜是亦秋獻成之意法天時也然則先王致嚴於其器使其器可陳又豈徒然哉

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

乃入功於司弓矢及繕人凡齎財與其出入皆在槀人

以待會而攷之亡者闕之

書其等以饗工者饗以酒為主所以勞之也工之事雖賤而先王資之以制器亦不可忘其勞也然亦不可以無勸沮之義故書其巧拙高下之等而饗之亦有厚薄之差矣乘其事謂乘其費省遲速以一二三四計之也試其弓弩謂試其巧拙良窳用式以攷之也以下上其食而誅賞者饗之厚薄則以其等食之上下則以其功也尤善則賞不特上其食而已尤不善則誅不特下其食而已乃入功于司弓矢則以待頒也入于繕人則共王用也凡齎財與其出入皆在槀人以待會而攷之亡者闕之蓋槀人受財以齎其上財之出入必有數焉具載於書以待會計而考之則操之以為驗也若夫弓弩矢箙之亡者則闕而不會蓋計其所存者而已

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詔贊王鼓傳王命於陳中會同充革車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使色吏反敦音對茢音列

戎右與君同車而在車之右執戈盾以備非常也執兵被甲以充役使故曰兵革使也詔王鼓以其節贊王鼓助達之也傳王命于陳中者以軍衆所在懼其有不聞故也會同充革車者蓋會同王乗金路而革車從行則充革車之左而弗敢曠也曲禮曰乗君之乗車不敢曠左左必式不敢曠左者不敢虛君位也左必式者不敢安君位也夫乗車之禮君處左車右處右僕處中故造車者必慎于左考工記曰終日馳騁左不楗指君而言之也所謂祥車曠左者何也蓋祥車者葬之乗車曠左所以空神位也盟則以玉敦

者盟之事以不協也傳所謂不協而盟是也戎右以禦侮為職故以玉敦共歃血玉敦者玉府之所共而戎右則以之而歃血也玉陽精之所生示真精之信由中而出也辟盟則辟啓其載書也盟則割牛耳取血相與歃也牛耳以示順聽然則告幽之物示信之由中也牛耳主盟者所執而戎右贊之桃茢鄭氏謂桃鬼所畏也茢苕帚以掃除不祥是也

齊右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

凡有牲事則前馬齊側皆反陪乘之乘繩證反

齊右充王路金路之右齊所以承祭祀而金路以賓亦謂之齊車者王敬賓事如祭故也記曰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齊車亦以王未乘車之時立於馬前備驚奔也故祭祀以接神會同賓客亦接人而

齊右皆前齊車也荀卿曰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王乘則持馬亦所以備駭輿之患也行則陪乘者謂王既乘而行則齊右在車右為參前也夫王弗乘則前馬方乘則持馬既乘而行則陪乘則齊右之嚴于事王而思患豫防无或須臾之離矣與所謂載輸爾載將伯助予者豈同日而語哉有牲事則前馬者曲禮曰國君式齊牛蓋王于牲事有齊敬之心則必式齊右在馬前備奔驚也

道右掌前道車王出入則持馬陪乘如齊車之儀自車上諭命於從車詔王之車儀王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蓋從

道右充道車之右道車象路也象路以朝夕燕出入而謂之道車以王朝夕燕出入无非道路也掌前道

車則如齊右王弗乘則前齊車之儀王出入則持馬則如齊右王方乘則持馬之儀陪乘則如齊右馬既行則陪乘之儀三者皆與齊右同故曰如齊車之儀自車上諭命於從車者王行則以車從王有命馬則右宣王之命而諭之也詔王之車儀者道右之貌聖人達之以為儀盛德之至動容周旋无不中禮則无適而非儀矣方其朝也有所謂朝儀方其射也有所謂射儀祭祀燕饗以儀而行賓客婚冠以儀而立王之在車其儀獨可後乎若記曰不廣欬則口之儀也不妄指則手之儀也立視五巂式視馬尾則目之儀也顧不過轂則首之儀也以至于升車必正立而執綏不疾言不内顧無非車之儀也如是則周旋中規折旋中矩无非禮之動以蹈其安佚无非辟之心以干其純和道右之詔豈小補哉然聖人之德充實乎内而輝光發見乎外則其于儀也不期合而合馬又奚俟乎道右之詔哉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也王

式則下前馬與齊右凡有牲事前馬同意王下則以蓋從者非特以奉至尊以其詔王以車儀而儀之在物左右前後无乎不在則以蓋從者于下車亦以儀輔正王也然則王之五路而戎右齊右道右有其官矣而祭祀田獵則不言其右者鄭氏謂齊右與齊僕同車而有祭祀之事則兼王路之右戎路則兼田右理宜然也

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軓乃飲

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齊凡馭路儀以鸞和為節軹音只軓音犯

五路以王路為大故掌馭王路以祀其官謂之大馭也及犯軷者謂王出郊以祀故有犯軷之事也葢行山曰跋王將出封土以為山而祭之驅車轢之而去喻无險難也王自左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也新傳云云夫王雖侔神天而宰制禍福然王之所以有福而無禍者亦未始不本於神天之所為故出户而巫覡有事出門而宗祝有事則幽闇之中固有黙相之者矣及既祭也王使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軓謂兩轊也又祭軌軓謂軾前也祭軹與軓既畢然後飲則僕雖與馭並受其福而其所以受福者亦固有道矣新傳云云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者爾雅曰堂上謂之步門外謂之趨則馭路之儀其疾徐進止固有節矣葢行則欲其舒則歌肆夏所以節其行也趨則欲其齊則歌采薺所以節其趨也樂師則教樂工而歌其詩大馭則馭車而應其節此二官所以皆言之也凡馭路儀以和鸞為節和鸞皆金鈴

也鸞在衡和在軾凡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鸞之聲所以養王聽而亜僻之心無自而入矣然則王之行趨固有環佩之聲鏘鳴于左右車之行趨又有和鸞之聲相應于衡軾是以倫清而聽聰心虚而氣和有諸中必形諸外其形化其心與之俱此所以不待矯揉約束而所欲不踰矩歟記言步中采齊趨中肆夏者蓋誤矣

戎僕掌馭戎車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犯軷如玉路之儀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掌凡戎車之儀倅七內反守同狩

大馭掌馭王路以祀名官曰馭而戎僕之馭戎車齊僕之馭金路道僕之馭象路田僕之馭田路皆以馭

為職而名官曰僕而不曰馭者所以尊王路也戎車革車也而王乘以出則戎僕馭馬倅車副車也戎僕掌其政則凡以正之而已正其服則正乘戎車者之服蓋兵事則韋弁服故也然倅車貳車左車皆副也戎車之副謂之倅者若衆子之倅其嫡以備卒也有時而佐馬田車之副謂之佐者如衆臣之佐其君謂之卿佐也常以佐之為事道車之副謂之貳者世子之貳其父謂之貳儲也有故乃攝而代之其儀各有所主也犯軷如王路之儀者王以兵出故有犯軷之儀田路不言犯軷則以戎路見之凡巡狩則戎車從馬兵車之會亦乘戎車也異于乘車之會乘金路矣掌凡戎車之儀戎以威為主甲冑有不可犯之色則戎車之儀可知矣

齊僕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灋儀

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

王敬賓客如祭故車右謂之齊右車僕謂之齊僕然僕以馭車而不馭不可以兼職故齊右兼祭祀賓客之事而馭則異官也金示儀之和故乘以接賓而朝覲宗遇饗食皆所以接賓也故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者法謂度數儀謂動容葢王送逆公侯伯子男各以其爵命尊卑之等而為遠近之節行人所謂上公九十步子男五十步與司儀所掌有車逆拜辱及出車送之法儀也

道僕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其灋儀如齊車掌貳車之政令

象路道車也巾車言象路以朝而此言以朝夕燕出入則道車非特以朝而王之燕出入亦乘之以王之

朝夕燕出入無非道也故所謂朝夕與春朝朝日秋莫夕月之朝夕同也其法儀如齊車則其朝夕也其燕出入也其度數動容亦各以其等為之節也掌貳車之政令以其有故乃攝而代之故道車之副謂之貳車若典命言遣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是也政以正之令以使之皆道僕之所掌

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

令平聲比毗志反

田路則巾車所謂木路以田是也田不以禮則暴殄天物而木輅以明仁之施故王乘木路以田王行在鄙則去節故亦乘田路馬然王之所行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凡民之囏阨無不

賙馬則王之所行亦仁之施也掌佐車之政田車之副謂之佐車如卿佐馬常以佐之為事也記曰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則佐車于田獵可知矣設驅逆之車驅謂驅禽使前趍獲逆謂逆還之使不出圍也令獲者植旌則以告獲也旌有析而旌之之意服不氏曰以旌居乏而待獲則告獲者服不氏也令之者田僕也及獻比禽則次其小大而數之大者公之小者私之也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者于所是則提之有提而弗棄非厄迫也故提有安舒之意王提馬而走則節之而使安舒也易曰明出地上晉則晉有進趍之意諸侯于王則宜以進趍為事故諸侯晉馳者決圍而去馳驅而亟進也大夫于諸侯為卑宜以亟進為事故大夫馳尊者安舒卑者戚速其分然也

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分公馬而駕治之

自大馭以至田僕皆王五路之馭者也馭夫則馭貳車從車使車而已其車既衆非多其員則有所不給故馭夫以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為之也貳車副車也從車謂屬車也使車謂使者所乘之車也三者皆公車也故分公馬而駕之駕謂以軛加馬治謂理其行也

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

校之字從木從交交木為之所以校禽獸校而教之故有校馬此養王馬之官所以謂之校人也掌王馬之政令者曰馬政蓋政所以正之凡差次養乘之數足上毛下六馬之屬則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故也馬之屬既分而不同而所以駕亦異不可以不辨也故隨其類而差次之種馬則小馬之至良而可以為

種者也故王路駕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雖皆良馬而又不及種馬之為尤良也故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道馬田路駕田馬若駑則馬之不良而人所賤者也故以駕役車其毛其足其力皆所謂物也辨其物使之各以類而相從故皆曰一物也對毛馬物馬而言之則毛所謂齊毫也物所謂齊足齊力也司馬法曰宗廟齊毫尚純田事齊足尚疾戎事齊力尚強此其物豈可以不辨歟

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阜阜一趣馬三阜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乘馬之乘去聲趣倉走反

須良馬則須之於圉師圉人趣馬馭夫僕夫也養之乘之然後教也圉師乘馬則一人乘馬四馬也故乘馬則一師圉人良馬匹一人一師則四圉也圉馬而養之者圉也圉師所以教圉人養馬者也三乘為皁皁一趣馬馬十二匹為皁皁所以係馬而養之者也趣馬則趣走以養馬者也詩曰蹶惟趣馬故趣馬下士皁一人三皁為繫則凡三十六匹繫一馭夫則中士一人馬至三十六匹則數指多矣必聯繫而養之故謂之繫繫與九兩繫民之繫同其養馬者又能制馬之徐疾進退使惟我之聽故其官謂之馭夫六繫為廄則凡二百一十六匹所以應乾之策也以馬入而已有役者以共其事故謂之廄廄一僕夫以其僕屬於人而智足以帥其屬則謂之僕夫馭夫以中士為之則僕夫其上士歟六廄成校校有左右則馬六種分為六廄凡千二百九十六匹矣六廄則王馬之數少備馬故曰成校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良馬五

種則合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三良馬之數自二馬為麗麗馬一圉推而上之則八麗十有六匹八師一百二十八匹八趣馬一千二十四匹以良馬一種有四百三十二匹倍三分而言之舉其成數故謂之三良馬之數也駑馬一物而必三良馬之數者以馬材之不良者充役事為多故也因其數之多寡設官以掌之亦有大小之序故良馬自圉師至於校人則以中大夫為之其官則為稍尊駑馬則自圉師至馭夫而止者以其材下於良馬故掌養乘之者兼其數而掌其事則官止於中士之馭夫而已以其良駑之不同設官凡以稱其物而已然趣馬則一馭夫掌之蓋亦兼總于校人矣五良一駑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而王馬大備馬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

種凡馬特居四之一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飾幣馬執扑而從之凡賓客受其幣馬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田獵則帥驅逆之車凡將事於四海山川則飾黄駒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凡軍事物馬而頒之等馭夫之禄宮中之稍食臧子郎反扑普卜反使所吏反稍去聲食音嗣

以木為之而有出入者閑也故畜馬之閑與防閑皆謂之閑防以防外閑以閑内謂之閑與防異矣天子

十有二閑備天數也馬六種者以六馬分而充十二閑也邦國六閑馬四種則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并駑馬為四種也卿大夫有田馬并駑馬為二種諸侯六閑則半於天子也卿大夫四閑則殺於諸侯也此尊卑小大而為之差也詩人以騋牝三千美衛文公以駉駉牡馬頌魯僖公則先王之設官天子諸侯卿大夫之馬其數至於如此者亦以政事修故也凡馬特居四之一者特謂牝特故詩共姜謂共伯亦曰實維我特特居四之一則三牝也欲其生之衆也馬祖天駟也房星為天駟馬資之以生春者生之時也故祭馬祖馬二歲為駒駒弱血氣未定其為乘匹傷之也故執之先牧始養馬者頒馬謂夏始庌馬頒之於庌也攻特為其相蹄齧不可乘用也馬社謂始乘馬者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秋馬入廄之時也故祭馬社臧僕則簡馭者簡其臧亦簡其或不臧也秋物成之時故可臧臧僕馬步為馬禱行也冬則大閱之

時也故祭馬步講馭夫者五馭有法講其藝也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謂齊毫也如詩之六月所謂比物四驪頌之有駜所謂駜彼乘黃凡此皆齊毫也爾雅言祭宗廟齊毫而此於朝覲會同亦毛馬者承賓如祭神故也飾幣馬執扑而從之者謂以馬賜遺而校人則飾之馭者執策而從之也凡賓客受其幣馬謂諸侯享王庭實之馬也驅逆之車田僕設之而校人帥之也將事於四海山川則飾黃駒以中國將事於四海故也黃者中之色駒之為物可以致遠且使人將事貴誠馬故校人飾之也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則或以賜諸侯非特私覿也凡軍事物馬而頒之則所謂齊足齊力也然爾雅言戎事齊力田獵齊足蓋戎事非不齊足以齊力為主田獵非不齊力以齊足為主也等馭夫之祿者校人之屬自趣馬至圉師皆有祿舉馭夫以見之也宮中之稍食則王馬有養乘於田者故也

周禮詳解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詳解卷二十九

宋 王昭禹 撰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說之頒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說始銳反治直吏反

掌贊正良馬者贊校人校人掌王馬之政頒良馬而養乘之則有所正矣趣馬則贊之而已齊其飲食所以養之使無饑渴害之也簡其六節所以閑之分二十六種之等也詩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四牡脩廣其大有顒以其養而閑之如此掌駕說之頒者駕以行說以止有勞使之節故以敘而頒之也辨四時之

居治者居謂牧房所處之宜也治謂執駒攻特之屬也以聽馭夫維馭夫之所役也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於校人馬死則使其賈粥之入其布於校人 相息諒反注同賈音嫁粥音育

巫通上下為人交神者也巫馬以下士二人為之蓋以知馬之祟故以巫馬名官掌養疾馬而乘治之者馬疾則不可以乘用故養之然其疾之所在為難知必驅步之以發其疾而後可驗而療故乘治之乘謂驗步以知其疾而治之也若獸醫觀其所發而養之是已相醫而藥者蓋其屬有醫四人其治疾則亦以藥攻馬然醫馬疾大抵以獸醫為主巫馬之用藥亦以相醫而已攻馬疾者攻謂繫而治之也蓋其疾有藥不足以療之者乃用攻馬猶瘍醫所謂以五毒攻之也受財於校人以資醫馬之費也馬死則以其賈

粥之以其屬有買一人以知其直也入其布於校人則以備馬費也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春通淫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中音仲

牧人牧六牲而阜蕃其物牧師掌牧地則牧人掌其物而牧師掌其地也皆有厲禁而頒之者有厲以防其妄入有禁以止其非法則頒其地於牧人也中春則陰陽交萬物發生之時故通淫以合馬之牝牡月令所謂乃合累牛騰馬遊牝於牧是也孟春焚牧則以除陳草而生新所以備馬食也凡田事贊焚萊則贊山澤之虞也

廋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及祭

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正校人員選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六尺以上為馬佚音逸駣音兆上時掌反

下士閑二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而名官曰廋人者廋隱也以閑者馬之所隱故也掌十有二閑之政教則政以正之教以導之也阜馬者養而阜之也佚特者佚而蓄之也教駣者教而成之也攻駒者攻而治之也及祭馬祖至圉馬見新經謂之閑之先牧則始為閑以養馬者也與校人所謂夏祭先牧異矣正校人員選見新經馬地類也龍天類也馬出其類疑其龍也故八尺以上則稱龍月令言駕蒼龍之類以比駕人所賤則人所貴者必高其賈以來之故馬七尺以上則稱騋若夫六尺以上則非龍非騋也適當其

類而已故正名其為馬小大異同則使各從其類以待乘頒及以為種也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釁廐始牧夏庌馬冬獻馬射則充椹質茨牆則剪闔

蓐音辱庌音訝茨在私反闔戶臘反

圉師乘馬一人圉人良馬匹一人以教圉人養馬故以圉師名官春除蓐釁廐者蓐所以藉馬馬既出而除之釁廐以厭不祥所以神之也傳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日中而出謂春分也日中而入謂秋分也故春始牧夏庌馬也庌謂之廡以庇之也冬則馬成矣故獻之射則充椹質者謂選士射澤宮也司弓矢共其弓矢圉師則充椹質也茨牆則翦闔者次草謂之茨詩曰牆有茨以蒺藜之生亦可以茨牆也苫謂之闔以剉草為苫則用以作蓋也椹質翦闔皆圉人所習也故因而使之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廞馬亦如之

芻以食馬牧以放馬皆所以養之也故掌養馬芻牧之事圉人良馬匹一人受教於圉師者也以役圉師凡賓客喪紀牽馬入陳者詩曰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則賓客之馬王所以賜之也大司馬喪祭奉詔馬牲則喪紀之馬遣車所用也圉人牽馬而入陳馬廞馬亦如之則亦牽入陳之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

閩亡巾反貉孟白反畜許六反

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以天下土地之圖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則其掌者特圖而已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則其掌者非特圖也又掌其地焉盖天下之地至廣而職方氏不能躬至而徧曉按其圖以掌之而已大司徒以圖而知天下土地之數則要在於上也職方氏以天下之圖而掌天下之地則詳在於下也邦國諸侯之國也都鄙邦國之采邑也東方曰夷其種有四南方曰蠻其種有八東南曰閩其種有七東北曰貉其種有九西方曰戎其種有五北方曰狄其種有六夷言其易而無文蠻言其慢而有厲貉言其辨而各戎言其好戰鬭狄言其地苦寒而不火閩以其至治順則開之否則閉之自邦國都鄙以至於夷蠻閩貉戎狄其地雖有內外之殊遠近之別然先王之政由內以及外自近以及遠一視而同仁徧覆而周被雖分詳畧之異而其人民之所聚財用之所出九穀之所生六畜之所産其數

要不可以不辨之也其利害不可以不周知之也數則一二三四之數謂列而計之也要如月要之要謂總而計之也利則凡可以利人者也害則凡可以害人者也周知其利害則將以興其利除其害也

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正南曰荆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

渼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正東曰青州其山鎭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河東曰兗州其山鎭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泲其浸盧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正西曰雍州其山鎭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東北曰幽州其山鎭曰醫

無閭其澤藪曰貕養其川河泲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河内曰兾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栢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淶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會古外反藪素口反區起俱反浸子鴆反湛直咸反又音沈華胡化反圃布古反滎戶扃反溠音詐臬思似反沂魚祈反沭音述泲子禮反盧維註作雷雍又如字雍於用反汭如銳反貕音兮紆音迂潞音

路虖嘑胡反池徒多反嘔烏侯反涞郎才反

夫天之所生地之所成其才為可用其備為可食盈乎天地之間者無非物也職方氏能辨人民財用穀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惟知其數要然後可以同其事惟知其利害然後可以同其利事之有條謂之貫凡可以生養人者謂之利蓋能辨其數要故能作其事惟作其事故能同其貫周知其利害致其利也惟致其利故能同其利此辨九州之國而同其貫利所以在於辨人民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之處也九州之東西南北之異方山澤川浸之異宜男女異數玉石異産黍稷稻粱之異種丹漆絲枲之異利能辨之如此則雖廣谷大川異致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而先王則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彼其嗜欲好惡雖不同而同於作其事則一也彼其財

物有無雖不同而同於致其利則一也夫是謂不同而同之歟然而其山其澤其川其浸則舉其大者如此也其利其畜其穀則舉其利而宜者如此也山澤川浸材物之利其產自然賴人力者以六畜五穀之利有待於人而賴其力者為多故言山澤川浸於民之前而言畜穀於民之後者其序如此九州之山皆言其山鎮者蓋國主山川而保之山之大者可以鎮安其其地也揚州山鎮曰會稽昔太史公以為禹會諸侯於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也荊之山鎮曰衡山荊正南也地下嶽高如衡適平也豫之山鎮曰華山以山在華陰指所生物言之也青曰沂山以沂水出於此也兗曰岱山以易姓則於此告代也雍曰嶽山以巡所守則於此問事考言也幽曰醫無閭無閭遼東之地名其俗則善醫也冀曰霍山以其地名之也并曰恒山并州正北方而北者復命之地也其澤藪者水所鍾曰澤澤草所生曰藪自揚之具區

至并之昭餘祁亦各以其地而名之也以達水者謂之川其川三江則禹貢揚州所謂三江既入是也其川江漢則禹貢荆州所謂江漢朝宗于海詩所謂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是也其川滎雒則禹貢豫州所謂伊雒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是也其川淮泗則禹貢所謂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是也其川河泲則禹貢所謂濟河惟兖州是也其川涇汭則禹貢雍州所謂涇屬渭汭是也其川河泲幽之川亦與兖同者蓋兖在河東北二州相連皆有河泲也蓋禹貢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導沇水東流為濟則幽兖皆河泲所經之地也其川漳則禹貢冀州所謂覃懷底績至于衡漳是也其川虖池嘔夷先儒謂虖池出鹵城嘔夷出平舒也以水浸田謂之浸自揚之其浸五湖以至并之淶易者皆其地之水可引以浸灌者也然涇漳之屬後世更引以浸焉荆民之利丹銀齒革豫之其利林漆絲枲青兖之其利蒲魚雍之其

利玉石幽之其利魚鹽冀之其利松栢并之其利布帛以禹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則金錫竹箭固揚州所産也荆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以及夫礪砥砮丹則丹銀齒革固荆州所産也豫之厥貢漆絲絺紵則林漆絲枲固豫之所産也然則餘州皆以其地所産之多者而言之也以此推之則九州之男女異數穀畜異宜皆據當時所辨而計之者其大概如是也然九州之序禹貢始於冀次以兖而終於雍職方氏則始於揚次以荆而終於并者蓋禹貢言治水之序也職方言遠近之序也治水則自帝都而始然後順水性所便自下而上故由兖至雍而止也以遠近言之則周之化自北而南為遠故關雎鵲巢之詩分為二南漢廣亦言文王之道被於南國德化之所及以遠為至也始於揚則以揚在東南次以荆則以荆在正南終於并州以并在正北先遠而後近也且禹别九州載於禹貢則堯之時固九州矣至舜分青

為營分冀為幽并則肇十有二州矣至周公時又止於九州而已蓋禹治水之初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人民寡矣故止九州至舜時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人民衆矣故分而為十有二州至周又為九州蓋商之亂夷羊在牧蜚鴻滿野雖及周公之時尚如禹治水之初也州或九或十二亦因時而已聖人豈樂改革而好為異哉

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凡邦國

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凡邦國小大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

大司馬謂之九畿者以施邦國之政職正其地之大小為主故也職方氏謂之九服者以制職貢賦之服王事為主故也惟其施政職正其地之大小故謂之王畿以別於邦國之畿也惟其制職貢使之服王事故謂之王畿以言其小大相維莫不屬於王也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至方百里則百男者蓋邦國有正封之地有廣封之地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此正封也諸公之封疆方五百里

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方百里此廣封也職方氏兼廣封之地而計之故與大司徒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同也夫禹之治水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而禹貢自甸服至荒服五服各面五百里則凡方五千里矣周官之制自王畿千里之外由侯服以至藩服皆方五百里而已以邦國千里之地而以開方言之則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故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蓋方五百里則面二百五十里而四公之地凡面一千里也方四百里則六侯而六侯之地凡面一千二百里方三百里則七伯而七伯之地凡面千五十里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而二十五子之地凡面二千五百里方百里則百男而百男之地凡面三千五百里矣合五等之國其地方面方有七百五十里則千里之地開方為方百里者百然後足以容之也然王制言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而與周官之制不同者盖

王制所言者夏商之制也以周知天下者以一千里度之則天下之地可以周知矣凡邦國小大相維者使小事大大比小則相維屬而不散也王設其牧則九州之牧所謂建牧立監以維邦國者謂此也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則不强其所不能也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則不責其所不有也

王將廵狩則戒於四方曰各修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廵戒令王殷國亦如之

王廵狩則諸侯各朝於方岳故戒於四方也修平乃守則諸侯所守之土也攷乃職事則諸侯所治之職事也天子適諸侯曰廵狩廵狩者廵所守也故戒以修平乃守戒以修乃守則使不至於壞也戒以平乃

守則使各當其分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故以攷乃職事有所受而聽上者職也戒以攷馬則慮其有曠職矣有所作而行之者事也戒以攷馬則慮其有廢事矣無敢不敬戒者敬則不敢懈怠而違命也戒則不敢怠忽而荒政也國有大刑者違其所戒則刑之所取也戒以國有大刑則非小常刑而已致其嚴之至也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者以職方氏掌天下之地故於王所行則先道以帥其屬而巡其前日所戒四方之令也若王國巡狩則衆國諸侯各隨四方分四時而來見故謂之殷國殷國則王亦出而與之會為壇於國外以命事職方氏亦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故曰亦如之掌客王巡狩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牲皆具則諸侯殷國其禮亦與巡狩同也

土方氏掌土圭之灋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

都鄙以辨土宜土化之灋而授任地者王巡守則樹王舍相去聲

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則輔成司徒建造之而已大司徒掌土宜之法而土方氏亦辨土宜土化之法而授任地者則輔相司徒草人任土糞種之事而已司徒草人所掌止於王畿而土方氏所掌則盡於四方故名官以土方氏焉相宅而建邦國都鄙則邦國賴之以有其居此豫之利建侯之事也辨土宜土化之法而授任地者則萬民之賴以有其宅此臨之容民之事也故巡狩使樹王舍邦國都鄙有其民居有其民宅然後上得保其居而安其宅故也

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 食音嗣

遠方之民則四夷之民在遠方者也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來者諭德延譽以求之也致方貢則致遠方所貢之物猶所謂西旅厎貢厥獒也致遠物則致遠方所獻之物猶所謂無有遠邇畢獻方物也遠方之有貢猶六服之貢則世一見各以其所貢為之先也遠方有所獻之物則猶六服諸侯之獻國珍是也貢以致其臣子之禮獻以達其享上之誠懷方氏則致之使自至而已送逆之所以送往而迎來也達之以節達民以旌節達貢物以璽節也治其委積所以備其用也治其館舍所以安其居也治其飲食所以順其嗜好也送逆之以為之禮達之以節使無留難治其委積館舍飲食使有所資賴比所以

懷之也名官謂之懷方氏其以此與

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通其財利同其數器壹其度量除其怨惡同其好善好呼報反

通其財利同其數器一其度量使無異事除其怨惡同其好善使無異情此所以合之也懷之然後可合此合方氏所以次於懷方氏之後也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道路所以通往來達之則往來有不窮之通矣千夫之才謂之財和而制之謂之利財利出於土地之所生而有無多寡常不能以相資通之則有無懋遷而多寡相濟矣十百千萬之所計謂之數吉凶禮樂之所用謂之器尊卑異數貴賤異器無以同之則卑或得以踰尊賤或得以越貴惟有以同之使無異焉則自一命至於九命者莫非

數之所由制凡用於冠昏喪祭飲食之器者無非禮之所寓物名以明分守以嚴而僭竊之患無自啓矣體有長短撿以度物有多寡校以量無以一之則長短有時而不齊多寡有時而不均姦緣以生偽因以起惟有以一之而使不貳則民之私欲不得行而童子適市亦無敢肆欺於其間矣然於數器言同而度量言一者記曰一道德以同風俗書於亂臣言同心同德於臣三千言一心則一之然後能同矣一者同之始同者一之終數器度量皆一而同之然以數器比度量則數器尤禮之所重故於數器言同而度量言一也質人曰同其度量一其淳制比淳制而度量又重於淳制故也生於心而有所恨者怨也人之所醜而有餘者惡也無以除之則無良者或相怨於一方惡積者或至於大而滅身惟有以除之則惡將有所改而還善怨不敢妄作而當理矣情之所樂謂之好性之所欲謂之善好出於情而見乎物善出於性

而至乎道茍役物以為好則好失之僻離道以為善則善失之奇好僻而善奇則異政殊俗之所由作欲以中國為一人其可乎故必有以同之然先王不貴異物不寶遠物不殖貨利不邇聲色是以教而同其好也作奇技者誅被異服者誅靡者抑之使微害者禁之使亡此以法而同其好也聯之以師儒而教誨協乎上聯之以朋友而講習比乎下諸侯必受命於天子然後為學鄉大夫必受法於司徒然後為教此以教同其善也事親不孝事長不悌造言而不信亂民而不治則糾之以八刑言偽而辨行偽而堅順非而澤學非而博則嚴之以四誅此以刑同其行也惟同之如是則道德奚患乎不一風俗奚患乎不同哉名官以合方氏殆謂是與

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

道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

先王之於遠方之人民有以懷而來之然後可以合而聚之有以合而聚之然後可以訓而道之此訓方氏所以次於合方氏之後歟掌道四方之政事者道其君所行之政事也凡有所正者皆政也凡有所作者皆事也政為大事為小孔子問冉有退朝何晏對曰有政孔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此政事之辨也與其上下之志者上而君下而臣其志皆道焉傳則或出於衆人之所傳道則或出於一人之所道誦四方之傳道則將以所聞至於推而行之然後可以為治矣與孟子為王誦之同意訓方氏於誦皆以告王也正歲則取其可以訓四方者布告之新物謂新所用之物也觀新物則將以觀民之好惡者正歲者一歲之所始新物者民情之所尚以一歲之始而觀民情之所尚將以訓其志趣好惡也

然則道四方之政事則將以訓其事道上下之志則將以訓其情誦四方之傳道則又將博衆識以訓焉如是則既有以訓道之而王之所聞益聰所見益明矣正歲而訓四方則既訓以所道又訓以所誦又觀新物察其好惡而訓焉如是則四方之遠所聞者無非正言所見者無非正行而道德由之而一風俗由之而同矣夫先王所以致天下之大順以中國為一人者曾何容心哉置設官屬取四方之善以同之而已必於正歲則以正歲者先王之正也百官當取正於先王則其所訓者非特民而已

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華苦蛙反

邦國之地域小大廣狹各有形體先王設官以制其形體故謂之形方氏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

地而制其域自諸公而下逓至於子男其封疆各有多寡之數形方氏又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則形方氏之所掌凡以成大司徒之所建而已謂之正其封疆則非特制之地域而已又正之使各止於一而無侵土攘奪也無有華離之地者析而不絶為華絶而不屬為離有華離之地則封疆不正使其相絶則無華也使其相屬則無離也見新傳以小事大者智也以大比小者仁也仁智交修而不廢此萬邦之所以協和歟

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於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於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山林川澤皆有虞衡而山師川師又設於夏官者則以其所掌有及於邦國故也新經云云

遼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衍遼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遼原同

大司徒辨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而辨其邦國都邑之數而溝封之而遼師所掌如此亦以輔成司徒之事而已新經云云

匡人掌達灋則匡邦國而觀其慝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慝他得反

匡之言正也大司馬制畿封國以正邦國所以正其地之大小也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所以正其慝之輕

重也若夫使之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必有法則以正之而已此匡人所以達法則以匡邦國也法即大宰所謂以八法治官府者是也則即大宰所謂以八則治都鄙都鄙者是也八法雖以治官府為主八則雖以治都鄙為主其於治邦國亦如是而已匡人則用所以治官府都鄙者推而達之以正邦國而已行人十有二歲所以修法則者修此故也而觀其慝者惡之隱乎内謂之慝雖未著而其兆已有可見之迹匡人則觀而知之蓋其職以達法則匡邦國為事其有違法則而不正者推此則其慝可觀矣然觀其慝者亦將以止其惡於方然銷禍患於未萌矣故能使之無敢反側以聽王命書曰無反無側王道正直蓋偏不正乃至於反陂不正乃至於側無偏乃能無反無陂乃能無側然則使無敢反側乃歸於正直矣邦國無反側之慝而惟正直之歸則又孰敢不來享孰敢不來王則聽王命者亦其常矣

撢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語魚據反　說音悅

夫君者民之唱上者下之儀唱嘿則民無應儀隱則下無效又況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外遠於萬里而王之志意政事苟無人以宣布通達之於外則邦國之遠亦不能無壅遏之患矣此撢人之職所由設也撢之字從手從覃撢之為言取也所覃及乃能撢之取主之志意與國之政事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故也掌誦王志者心之所之者為志以述志者為言志存於心非言則不見誦志則誦王言之可以見志者也道國之政事謂王國之政事也王國其大則有政其小則有事其政之善則薰陶漸漬出於精神之運其事之善則立作興造形於經緯之際撢人取而道之則天下皆俛首傾聽入於耳而著於心

矣懼其或不聞也又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非獨語之於近也而又語於遠非獨語於寡又語於衆無有遠邇衆寡之不聞則感於此者盖有謳歌而樂王之德者矣盖有竭蹶而趨王之治者矣盖有葺自狗之情而丕應徯志者矣盖有達播告之旨而罔不是孚者矣所以能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也和則不乖其所為說則喜生於心悉皆延頸舉首而面於王矣又安有僞從而不誠慕面革而不心服者哉然匡人之與撢人二官亦相待而相成必匡人能達邦國之慝而勝之然後撢人能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矣撢人之職序於匡人之後厥有旨哉

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以國法掌其政學以聽國司馬家司馬亦如之政音征

司馬掌政之官而凡車馬兵甲之事屬馬先王之政豈特施於近而已雖遠而邦國無所不施又況三等之采地列於王畿之四方而政之所施其可後乎此都家司馬之職所由立也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兵甲之戒令者士謂公卿大夫之子謂其適而已命者也庶子謂其庶而未命者也及其衆庶則凡在都之人民皆是以國法掌其政學則以師氏保氏大司樂所以教國子之法而掌其政學則以其學而後從政也蓋學所以致其道以道而施之政則物奚足應事奚足治哉此君子所以學優則仕學古入官而子産亦曰聞學而後從政未聞以政學者苟為安此則不學墻面蒞事惟煩此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孔子所謂賊夫人之子也以聽於國司馬者則以所掌者車馬兵甲之戒令故也國司馬謂大司馬兵甲之法出於大司馬故都司馬聽之家司馬亦如之者都司馬掌大都之士庶子也家司馬掌家邑亦如都司馬之

事而已

周禮詳解卷二十九

周禮詳解卷三十

宋 王昭禹 撰

秋官司冦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秋官司冦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

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蓋德禮者治之本刑政者治之末末所以輔本也惟其任末而不知本此民所以至於免而無恥先王之治先之以德禮而輔之以政刑

德所不能化然後禮禮所不能服然後政政所不能正然後刑刑豈先王所欲用哉不得已而用之也故司冦掌刑而屬於秋官以秋者天所以肅殺之時於方則為西之酉於行則為金之剛而刑以義為主也舜命臯陶為士而先戒之曰蠻夷猾夏冦賊姦宄則刑以懲冦為急也然立官而司至於冦則刑官之事無不舉矣謂之司冦其義如此

大司冦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詰起吉反

掌建邦之三典三典即太宰所謂刑典也合而言之故曰刑典別而言之則刑有三等之不同故曰三典

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者邦國謂中國也四方謂四夷邦國政之所加故曰刑邦國詳於近故也四方則有威讓之令有文誥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或增修於德而已故曰詰四方畧於遠故也太宰刑典言以詰邦國以刑百官而大司寇言刑邦國詰四方者太宰之於刑建其書以道佐王故詳於內而畧於遠也司寇任其事以法佐王故詳於外而畧於近也此所以不同刑新國用輕典者舊染汙俗不可疾正姑徐教之則以其教化未明習俗未成宜以柔道乂之也刑平國用中典者已安已治既富既庶陶冶被服莫不辨治則以其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宜以平直乂之也刑亂國用重典者𢇁厥渠魁減其強梗以威克愛以義勝仁則以其頑昏暴悖不可教化宜以剛乂之也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蓋謂此也然則治時不同而有三國之異以俗異之也刑書不同而有三典之異者以德異之也有久近之教斯有缺成之

俗有缺成之俗斯有平亂之國先王於是以德制刑以待三國之不同也三德所以趨時三典所以立德先王何嘗容心於其間哉猶之權衡應物而已然則先王之制刑罰一輕一重非特此也有權一世而為輕重者書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之謂也有權一人而為輕重者書所謂上刑適輕下服是也有權一國而為輕重者司冦所謂刑新國用輕典之類是也呂刑之言惟齊非齊有倫有要其言有倫正謂此也

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守劉音狩愿音願

野刑施於六遂者也軍刑施於軍旅者也鄉刑施於六鄉者也官刑施於官府者也國刑施於王國者也

野刑所以弼事也民知即功則事官之事成矣力所以致功也故所尚者功而所糾者在力軍刑所以弼政也而下知用命則政官之政成矣守所以致命也故所上者命而所糾者在守鄉刑所以弼教也民知務德則教官之教成矣孝所以致德也故所上者德而所糾者在孝官刑所以弼治也官惟其能則治官之治成矣職所以致能故所上者能而所糾者在職國刑則正以刑為主也以教祇德而使之不虩而已豈徒以鞭扑殺戮為事哉故所上者愿而所糾者在暴蓋失愿而暴刑所取也凡此五刑以六官攷之而不及於禮者蓋禮之施於萬民者在教而已謂之糾萬民則刑之所施以賊者為主故也先野刑而後至於國刑者刑之所施先遠而後近先外而後內與書序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同

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

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於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罷音皮注下皆同寘之豉反又音示

以兩儀言之則乾為圜以五則言之則規為圜獄而謂之圜土有生養而主乎仁之意非茍寘之也罷民不能自强以禮者也故有至於罪以至於罪而害人唯其過矣故寘之圜土凡以聚而教之也施職事焉謂以其所能役使之也所以勞苦之使知自强以明刑恥之謂書其罪惡以著之於背也所以汙辱之使知自好彼知自强則厭勞苦而思就顯榮矣則向之失者今也皆洗滌自新遷善從義斯釋之可也故其能改者反於中國方其寘之圜土猶外之中國也其能改者出之而無復圜土之拘制所謂反之於中國也且其收之也三讓而罰而歸之於圜土及與其能改亦不可以一日而足故不齒於倫類者三年三年

無違亦已久矣則歸之倫類以序之而復於平民也先王於罷民宥而教之可謂至矣然有不能改而又造焉者殺之可謂義也故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聚而教之者仁出而殺之者義也圜土之法一設而先王之仁義兩存則孰不欲遠罪遷善哉其不能改而出焉者固無有矣特其立法也詳而曲為之防及此書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則方舜之時以流宥五刑輕者外之中國也因之圜土其意亦猶是與然時異則法異此其所以不同與

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造七報反

兩造謂彼已有辨而皆至於公也訟者言於公也訟以兩造聽之而無所偏受則不直者自反而民訟自禁矣入束矢以自明其直而矢之為利直行者也不直則入其矢亦所以懲不直知所懲則訟何患於滋

而不禁乎古之於訟謂之聽者以聽其聲為主也其來自外受之自內我無加損焉因彼而已書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此之謂也

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劑子隨反

方言於公者訟也因而守之者獄也蓋爭而不已必事於訟訟而不已者必至於獄以其至於獄也必有簡然後聽之故書曰無簡不聽兩劑書也兩劑彼已各具其獄辭之書也以兩劑聽之而無所偏信則不直者自反而民獄自禁矣入鈞金則以自明其不可變然後聽之而金之為物則堅剛而不變故也必三日而後辨者重致民於獄也書曰聽獄之兩辭記曰有旨無簡不聽所謂簡者非特劑也舉劑以見類焉

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灋而害於

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桎音質梏古毒反

易曰嘉會足以合禮則嘉者合禮之善也罷民不能自强以禮坐諸嘉石以辨治之則使之自省而克己復禮也圜土之聚民謂之害人則以其已麗於法也嘉石之平罷民謂其有罪過而未麗於法則其得罪差輕於圜土也餘見雜傳

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

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

惸其營反長丁丈反

肺之在五臓其情為憂肺之在五官其竅為鼻惸獨老幼所謂窮民也以其憂在乎内而不能自達則立於肺石而達之則窮民有所信矣夫惸獨無助而可證老者無力而可侮幼者無知而可罔為之長者至不敢廢也其事葢有助焉堯之不虐無告文王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其意葢亦如此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灋於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

夫刑者侀也侀者成也宜無所加損焉於歲終亦有所改易正月之吉始調和而布行之者盖先王雖原

情以定罪據事以制刑亦當因時而為之變通矣噬嗑之明罰勑法賁之無敢折獄豐之折獄致刑中孚之議獄緩死大司徒以荒政而緩刑穆王度作刑以詰四方則刑雖有常刑亦量時而有輕重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為事故也其布刑也亦與太宰之布治司徒之布教司馬之布政同意且民不可使覿刑先王必縣刑象使民觀之者盖先王之法若江河貴乎易避而難犯苟匿為物而愚不識及陷於罪又從而刑之不幾於罔民乎其使民觀象者凡使民知所避而已豈覿刑之意哉

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於天府太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約於妙反會古外反

司民之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所謂邦國之大盟約者此也刑者例也一成而不可變

盟約以質言則亦一成而不可變也故大司冦涖其盟書違盟約則刑所取亦刑官之事也登於天府保藏之與寶鎮寶器民數穀數同也古之盟也必質明神晏子仰天而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則盟約之所主天寔司之也太史內史司會皆受其貳而藏之各以攷事焉非特備失亡而已司約之言六官辟藏亦謂此也

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斷丁亂反弊必世反

凡有情者不能無爭凡有爭心者不能無獄訟雖貴賤之異勢尊卑之殊分是非之相攻利害之相仍爭而不已或至於訟訟而不已或至於獄先王為之剖決不啻若辨白黑若數一二二者蓋各以其事類定而

已六典所以待邦國之治諸侯強大其獄訟難定故以邦典定之八法所以待官府之治云云見新經一之使不亂者定也辨之使有分者斷也因而治之者弊也弊詳於斷斷詳於定諸侯尊於卿大夫故言定卿大夫貴於庶民故言斷萬民則卑賤其治之為愈詳故言弊

大祭祀奉犬牲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於百族及納享前王祭之日亦如之奉其明水火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大軍旅涖戮於社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享普庚反又普孟反蹕本亦作趩音畢

奉犬牲各從其類新經云云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於百族者精意以享謂之禋戒之日謂

散齋也百官則凡官府之執事者皆是也百族則凡百官之族姓與祭者皆是也太宰之祀五帝則戒百官大司寇涖之而已至於百族則大司寇又戒之也吾王方致其精意以交乎神則百官之執事百族之於祭可不致其嚴乎記曰獻命庫門之内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所謂百姓則百族也於百官言誓於百族言戒亦互見也夫精禋之所盡主之心進於道矣誓戒之所嚴臣之心進於禮矣誓之至矣有不用誓者則司寇之刑從而加其慢誓者焉戒之至矣有不用戒者則司寇之刑從而加其弛戒焉必使司寇涖誓而斷焉則致百官百族於刑之中義也且夫莫親於王猶親立於澤中以聽誓戒況夫卑之為臣屬者乎莫卑於遂師於祭祀且猶審其誓戒況夫貴之為官族者乎惟其如是然後可以佐王之禋祀也於天地二官未嘗言禋則所以佐王事上帝者有在於此蓋治教之官佐王以道於所事意不期精

粗馬刑官以草汚濊而除之則致意之精正在是也
及納享前王祭之日亦如之者納亨則受牲於鑊以
亨也太宰及納亨贊王牲事方是時也治官以宰制
斟酌贊王而刑官先焉俾王從欲以治則刑先之而
四方莫不順從無敢慢故也太宰稱祀而司冦稱祭
之日者宰天官以道佐王事神故稱祀刑制人之形
馬故稱祭奉其明水火者明水謂以鑒取水於月也
明火謂以燧取火於日也新經云云書曰明清於單
辭此以刑官明清之事也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
如之與大祭祀前王同義亦期於無刑之意也大軍
旅涖戮於社者弗用命戮於社涖戮刑官之事也凡
邦之大事使其屬蹕者止使人毋敢干馬刑官之事
也蓋先王之用刑亦使人易避而難犯刑官之佐王
亦以是也小司冦國之大事使其屬蹕事在國中而
已大司冦言邦則非特國
中也事之所在通國野焉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叙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

王朝有三有内朝有治朝有外朝外朝在庫門之外而致萬民以詢事之朝也詢者徧咨之謂也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人從是之謂大同則所謂致萬民而詢者鄉士庶人無不在也詢及於庶民則其謀也徧矣故以致萬民為主也國危則謀安矣若周公之討亂是也國遷則謀居矣若盤庚之遷都是也立君則謀嗣矣若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是

也新經云云小司冦擯以叙進而問焉則先貴後賤先上後下謀在衆也志在王也以衆輔志則以衆謀而輔王之志也弊謀則以衆謀為稽而弊之於王也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亦若此而已矣

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於刑用情訊之至於旬乃弊之讀書則用灋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訊音信

五刑則司刑所謂墨也劓也宫也剕也殺也聽訟則其是非曲直能審能克也能聽獄訟然後於有罪者而麗之於法以附於刑也既得其罪附於刑矣又從而用情以訊之恐其非心服而從也新經云云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

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蚩蚩之民汩於利害之塗域於是非之境爭心不已至於獄訟先王於訟則聽之以兩造於獄則聽之以兩劑善良於此欲以正勝姦偽於此欲以幸免彼其正勝幸免之心藏於深情厚貌之際必也以言訊之以情求之其聽有五而大概以辭為主蓋心者形之君辭者心之聲心聲發於中而不能掩之於外其情安能廋哉此所以合氣色耳目之聽而同謂之五聲矣其辭信矣則色定氣舒耳目之視聽不亂其辭偽矣則色變氣短耳目之視聽皆失以此聽訟則民之情偽尚安所逃哉惟皆以辭為主故一曰辭聽聽其辭而因察其色以色著乎顏而為心之表故也彼脅肩諂笑者有愧於心則其色赧然則察其色固足以得其心矣故二曰色聽以色為未足又察其氣以氣充於體而為心之運故也彼行有不慊於心則氣為

之餒則察其氣亦足以得其心矣故三曰氣聽耳目者心之樞機則心之情僞亦寓於耳目視聽之際察其視聽亦足以得其心矣探其本而言之則惟耳本於立始而先五官而生即其用而言之惟耳為能無待而先五官而聞故天一生水而耳屬之地二生火而目屬之此所以四曰耳聽五曰目聽也

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

新經云云親謂王之親族也故謂王之故舊也賢謂有德行者也能謂有道藝者也功謂臣之有大功者也貴謂臣之有爵位也勤謂庶吏之勤於事者也賓謂四方之賓客者也以王之親故則不可以衆人同

例以國之賢能則不可以與庸常同科有功則或可以掩過在貴則不可以遽凌辱吏之勤勞則不可以沮抑吏之尊貴則宜有以優異此所以用八辟以議之也然以皐陶為士而瞽瞍殺人舜不敢赦必至遵海而逃然後可其議之大槪可知矣

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刺七賜反斷丁亂反

先王以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與其有不辜之殺寧有不經之失故民之麗於刑而在所棄者猶不忍置之死地尚冀有以生之焉此所以用三刺以斷庶民獄訟之中也刺殺也訊之於臣吏萬民衆人皆曰可殺

然後殺之則殺者非我因彼而已如刺之於物物觸之而後刺其刺無不當矣故不曰殺而曰刺必曰三刺而後斷則凡以求其事實而已中者事實之書也與天府謂之治中告天謂之升中同意以宰夫攷之羣吏非大夫以上則所謂羣臣者大夫以上也羣吏者士以下也訊羣臣羣吏然後訊萬民者則臣吏能循民志而違之故也聽民之所刺宥司刺所謂三刺三宥之法是也聽民之所刺則衆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也聽民之所宥則衆人皆曰可宥然後宥之也刑者上之所制以服於下而下有罪附於刑者宜無不服也上服則服刑之重者也下服則服刑之輕者也謂之上服下服則猶舜典之言五刑有服呂刑之言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者同也記曰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此刺宥所以必聽於民凡與衆共之而已

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已上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比毗志反上時掌反

及大比謂三年大比也以三年之久而民之生死登下亦已多矣故及大比登民數焉生齒則有食之端有食之端則將任之以職故自生齒以上登其數登於天府則寶而藏之也民數有多寡則利之繁省亦可知矣蓋民之犯刑以其貧民之貧則以上賦斂之多不知事為之制也此內史司會冢宰所以貳之以制國用蓋國用以賦斂制之賦斂之多寡以民數制之故也記曰冢宰制國用於歲之杪制國用者冢宰之事而兼內史司會言之者蓋內史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以攷政事以逆會計司會以法均節其財用故也

小祭祀奉犬牲凡禋祀五帝實鑊水納亨亦如之大賔客前王而辟后世子之喪亦如之小師涖戮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鑊戸郭反辟皮亦反

大司寇大祭祀奉犬牲故小司寇小祭祀奉犬牲新經云云蓋木仁也火禮也以木爨火則以仁出禮也鑊義也水知也實鑊水則以知充義也舜戒皋陶曰惟明克允穆王之呂刑曰哲人惟刑則用刑者尤賴於智此刑官所以貴乎以智充仁而成乎以仁出禮之事也蓋禮與刑相為表裏失禮則刑之所恥也以義用刑者苟無智以充其義則輕重失其序淺深失其量智之於刑其可少乎大司寇凡朝覲會同前王其小司寇大賔客前王而辟則小司寇非特前王又為王闢道也亦刑先之意大司寇大軍旅涖戮於社故

小司冦小師涖戮大司冦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故小司冦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言邦則通邑都焉言國則主於國中而已

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

民生自天天實有司之者先王必有以報其生養之功冬物成之時故孟冬祀司民焉方祀司民則司冦獻民數於王者以民之多寡實天降也刑之繁省致天討也人之所為凡以奉成天之所為而已未嘗私焉有以照之於天也王拜而受則重數也司會冡宰以制國用而王則圖國用而進退之者蓋圖者圖其大計也制則事為之備也圖其大計者君之事也事為之制者臣之事也人君不圖而退之人臣不敢擅

殺物而損禮此無他上之所主者要下之所治者詳故也如此則內史司會冢宰雖事為之制而盈虛謾急之度開闔斂散之權一皆斷於王焉然以圖國用必言於司寇者以民之輕生而觸法冒死而犯刑者以其貧而已民之貧以上用度之侈賦斂之多而已用度侈而賦斂多以不知圖國用而制之故也

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於天府

曰羣士刑官也刑官謂之士士事也察也治至於用刑非道也事而已直欲致其察故也自士師鄉士而下皆刑官故謂之羣士計獄者計其多寡之數也弊訟者察其情而斷之為不疑要其歸則計非不弊弊非不計各有攸當而已然於歲終令計獄弊訟則計獄者所以要其用而攷之也弊訟者所以革其弊而斷之也中獄訟之中言事實之書也登中於天府刑所以致天討故登於天府而藏之且示重其書而有

慎用之意

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令羣士乃宣布於四方憲刑禁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鐸侍洛反

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與小宰帥其屬觀治象同意令觀刑象則慮其或不見也令以木鐸則慮其或不聞也刑官聞見之既審而猶有不用法則刑所取也故戒以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令羣士則令於士師鄉士以下使之稟法故也宣布於四方及邦國矣所宣布非一國也故言四方與行人言時會以發四方之禁同意憲刑禁則揭而示之使知所避也有刑必有禁所以左右刑罰而使不犯也命其屬則命刑官之

屬也入會則會計其刑之多少而入其書於司寇也於秋官言入則秋以入為事也歲會餘官皆以歲終入其書獨司寇以正歲入之者所以謹其始也且春主仁而先王於刑亦以仁為主故也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狥之於朝書而縣於門閭左右並去聲

先王之用刑罰常出於不得已故刑期於無刑罰期於無罰必輔之以禁使民不犯而後已也禁施於未然之前刑罰施於已然之後禁之所以為仁刑罰之所以為義禁之不止而猶有犯焉然後加之以刑罰以義斷仁也然則以刑罰為正而以五禁左右之來而翼之使無敢犯也宮禁施於宮中者也官禁施於

官府者也國禁施於王國者也野禁施於郊野者也軍禁施於軍旅者也自宫禁以至於軍禁由内以及外之序也五刑自野以及國其序與此不同者盖禁欲其無犯此其所以異於刑也以木鐸狥之於朝使之内有所聞也書而縣於門閭使之外有所見也皆狥而縣之互相備也

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於民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誥古報反

禁止使勿為施於未然之前戒敕其怠忽施於事為之際故以五戒先後刑罰盖以刑罰為中以五戒引而導之故謂之先後也先之則若盤庚上篇以戒羣臣是以誥先之也後之則若盤庚下篇以戒百官族

姓是以誥後之也若中篇誥民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則刑罰將致矣以五戒先之則引而導之使民無退而麗乎刑罰也以五戒後之則引而導之使民無進而麗乎刑罰也如此則固無麗罪之民矣誓若湯誓泰誓之類誥若康誥洛誥之類禁若遂人之田役掌其禁令糾若刑典之糾萬民也憲若布憲掌邦之刑禁是也新經云云軍旅會同田役則戒之於有事之時國中都鄙則戒之於無事之日毋使罪麗於民則軍旅為大會同次之田役次之先事而戒宜緩於有事而戒故國中都鄙又次之先國中後都鄙則自近以及遠與五禁同意此其序也然則誓之所用非特軍旅也而軍旅為主祭祀田役之類皆有誓也禁之所用非特田役也而以田役為主宮中官府皆有禁也以此推之則誥也糾也憲也亦若是而已矣

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比毗志反追如字又婢類反胥如字又思叙反

六鄉之內其居則有州黨族閭比其民則有什伍合州黨族閭比者以比合比以閭合閭所以聯其居也合其人民之什伍者以伍合伍以什合什所以聯其人也聯比其居什伍其人鄉官之事也而士師又掌之使之相安相受故也去其害人者則使之相安使州里任焉而舍之則使之相受以居處則相安而不相疾以往來相受而不相拒則可以無事矣無事而相安相受然後有事而可以同其憂患焉比追胥同盜賊之事於是乎作矣以施刑罰慶賞則廢事者施刑罰有功者施慶賞也士師掌刑故使之相安而已

若夫相保則教官之事也非士師所及

掌官中之政令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

宫中之政令謂政令之施於官府之中者也士師則掌之邦令施於邦國都鄙也士師則從而致之矣蓋政令也邦令也欲其行而不敢違必使士師掌而致之者以違令則刑之所取也

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二曰邦賊三曰邦諜四曰犯邦令五曰撟邦令六曰為邦盜七曰為邦朋八曰為邦誣

汋上灼反諜音牒撟音矯

終始無虧之謂成八成者以我之成法成物之虧而
已官府之八成則其經治之成法也士師之八成則
其正亂之成法也經治之成法在德故德成於此而
衆治之虧者理焉正亂之成法在刑故刑成於此而
衆亂之虧者懲焉邦汋謂汋邦事之輕重緩急所在
為鄉背出入者也邦賊謂小人作於內而為邦賊者
也邦諜謂姦人來於外而為諜也賊則逆亂也諜則
反間也犯邦令則犯而違之也撟邦令則撟而造之
也為邦盜則竊取國之寶藏者也為邦朋則為私黨
以亂民也為邦誣則造訛言以惑衆也先王之時齊
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風俗患夫姦人所以為禍
本者如此立八成之法以使士師掌之俟其類至則
從而治之則制治於未亂保邦於
未危所以防其芽蘖者豈不至哉

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灋治之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

穀不熟為凶凶甚則為荒若邦凶而至荒則移民通財糾守緩刑之事因而有辨矣故以荒辯之法治焉夫移民則若梁惠王移其民於河東也通財則若晉饑秦輸之粟也糾守則糾四封之守以防寇警也緩刑則以刑雖不可去亦緩之而不急也小行人言若國凶荒令賙委之則概指諸侯之國也故言國以別邦焉今此言邦凶荒以荒辨之法治之則凶荒徧邦然後以荒辨之法治之故言邦以別邑都焉荒政無糾守而有去幾今此無去幾而有糾守王責諸侯以守故可以去幾邦國為王守則有糾守而已

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傅別約劑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鑊水凡卹珥則奉犬牲諸侯為賓則帥其屬而蹕於

王宮大喪亦如之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歲終則令正要會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於國及郊野傳音附約於妙反盥音貫洎其器反又音冀刉音機又音奇珥而志反要平聲會古外反

傳謂地傳別謂判書約謂書其期約也劑謂為之要書也以財獄訟者必有傳別約劑然後其實僞可正也民知此則無敢苟簡於其始而獄訟由之以省也易之訟言君子以作事謀始殆謂是也勝國之社亡殷之社是也故祭則以士師為之尸小司寇大賓客前王而辟故士師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以燕出入非大事故也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者沃盥所以致潔而除污穢尸神像也王事神者也沃尸及王盥以

潔除污穢相天及王事者也刑官之事如此故使士師沃尸及王盥也不言禋祀則精意以享非士師所及也洎鑊水者小司寇實鑊水士師續司寇之事而終也洎從水從自以物為自而加以水也刉珥釁禮之事也用牲毛者曰刉羽者曰珥比大祭此又為小也故士師刉珥則奉犬牲諸侯為賓則帥其屬而蹕於王宮者大司寇小司寇言使帥其屬非必親帥之也士師言帥其屬則親蹕矣尊卑之序也大司寇蹕邦事則蹕國邑小司寇蹕國事止於國中故士師蹕王宮而已所蹕者彌狹矣禁逆軍旅則使之無犯也犯師禁戮之則治軍旅以嚴為主也然亦非軍之大事歲終則令正要會謂小司寇正歲乃命其屬入會故也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者國謂王國郊野則鄉遂也內而王國外而郊野士師於正歲則帥其屬而憲禁令亦使之無犯故也

周禮詳解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禮詳解卷三十一至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祝德麟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錄監生臣俞泰階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詳解卷三十一

宋 王昭禹 撰

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於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大祭祀

大喪紀大軍旅大賔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三公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遂士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二旬而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斷其獄獘其訟於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就郊而刑殺各於其遂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令

三公會其期若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帥其屬而蹕六卿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郊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縣士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於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若

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若大夫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鄉士掌國中者六鄉之獄在國中也各掌其鄉之民數者通掌國中而分掌其鄉也遂士掌四郊者六遂之地在四郊也各掌其遂之民數者通掌四郊而分掌其遂也縣士掌野者縣之獄在野也各掌其縣之民數者通掌野而分掌其縣也鄉之獄訟不聽於鄉而聽於國遂之獄訟不聽於遂而聽於郊縣之獄訟不聽於縣而聽於野者以其所掌者遠則察之欲其近故也所謂四郊非鄉地所謂野非遂地蓋所謂公邑之在郊野者焉鄉士言糾戒之而遂士縣士言糾其戒令者鄉地近則其治也詳故鄉士不特糾之

而已又加以戒焉遂地遠則其治也畧故遂士縣士無所戒也違其縣遂之戒令則糾之而已聽其獄訟察其辭者獄訟以辭為主書曰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於五刑又曰察辭於差非從惟從則察獄訟之辭者惟當致明以盡其情而已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者或死或刑其罪之輕重既定又從而為之要書將以職聽於朝故也鄉士以一旬遂士以二旬縣士以三旬以其掌者遠故待之欲其久所以慎用刑也司寇聽之者以司寇正刑明辟也斷其獄弊其訟於朝則王朝所在無所容其私也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者羣士司刑各有所掌若司刑掌五刑之法司刺掌三刺三赦三宥之法又或掌官法或掌官常故各麗其法也獄訟成謂獄訟之辭成而無虧也士師受中謂受其事實之書也協日刑殺則協善日而刑殺之也肆之三日所以懲衆也若欲免之則上之所欲釋之者也於鄉之獄則王親會

之於遂之獄則王令三公會之於縣之獄則王令六卿會之所以聽而議之以遠近為之差也祭祀喪紀軍旅賓客之大者與邦之大事邦之大役掌其禁令而辟則以獄官掌之欲無敢犯而其所掌則有尊卑故也三公六卿大夫之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者以公卿大夫教治政事之所自出非刑官先而辟焉則有所不行故也國也郊也野也大事焉則戮其犯命者又欲使之無犯故也

方士掌都家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獄訟於國司寇聽其成於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凡都家之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方之禁

令以時脩其縣灋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上時掌反治直吏反

掌都家之獄訟而謂之方士者以都家在王畿之四方故也都謂王子弟及公卿之采地家謂大夫之采地都家之獄訟三月而後上於國者則以其所掌又遠其待之又宜久也不言朝而言國者以其自有君從而異之也司寇聽其成於朝則獄訟成而後上於國也既成而後上於國而於羣士司刑麗法以議又言獄訟成者前所謂成都家聽斷之成也後所謂成司寇羣士司刑聽議之成也書其刑殺之成則知其所犯之罪書其聽獄訟者則知其聽獄訟之人人主欲其獄成而孚輸而孚者蓋如此也凡都家之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方之禁令者方士以中士十有六人為之則四人分主一方也以時修其縣法則閒田之

在都家者縣師掌其地域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而其獄訟則方士掌之故以歲時修縣師之法歲終則又巡而省之以行誅賞凡都家之士所上治謂都士家士上所治之獄訟則方士主之以上於國也

訝士掌四方之獄訟諭罪刑于邦國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於國則為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居館則帥其屬而為之蹕誅戮暴客者客出入則道之有治則贊之凡邦之大事聚眾庶則讀其誓禁造七報反道音導

以言逆人謂之訝故掌四方獄訟謂之訝士四方之獄訟謂掌四方諸侯之獄訟也諭罪刑於邦國者諭之以罪之輕重刑之大小麗於罪則附於刑欲使之知避而無犯也上言四方下言邦國則以邦國在四方故也士典獄者也有治於士則有獄訟之治也造於訝士則以訝士掌四方之獄訟也亂獄謂君臣宣淫上下相虐之類訝士則往而成之所謂成者使兩議皆成之莫之虧也以其掌四方之獄訟故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於國則為之前驅而辟居館則帥其屬而為之蹕以刑官所在則人無敢犯故也誅戮暴客者客者國之所禮而暴之則刑之所取也故誅戮之客出入則道之之有治則贊之者道謂誘致之贊謂利導之必使訝士亦欲人無敢犯也凡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其誓禁者誓禁之所施訝士讀之而已非掌之也必使訝士亦犯誓禁則施刑故也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長丁丈反

掌建邦外朝之治者外朝詢衆庶聽訟獄之朝在庫門之外者也其位有左有右有前有後左右有制不得以相踰前後有度不得以相越所謂法也其法一定而其義在焉位於左九棘孤卿大夫前而羣士後者以孤卿大夫臣道也比諸侯為卑而羣士則公卿大夫之屬官故也位於右九棘公侯伯子男前而羣吏後者以公侯伯子男君道也比諸臣為尊而羣吏則以聽獄弊訟為主故也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者三公事道諸侯諸臣所不能加而以答王為義故也鄉官帥民而在其後則民為貴於是見

矣棘之為木其華白義行之發也其實亦事功之就也棘在外所以待事也孤卿大夫諸侯之象也故其位以棘槐之為木其華黃中德之暢也其實玄至道之復也文在中含章之義也三公之象也故其位以槐三孤六卿其位凡九諸侯別於邦國其服亦九故左右皆九棘太師太傅太保謂之三公其位止於三故面則三槐槐棘之數各稱其位之多寡而已司士以正朝儀之位辨貴賤之等為職故其序朝位先尊後卑朝士以掌建外朝之法為職故其序朝位先卑後尊先卑後尊則先法之所制者也

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罷音皮

罷民不能自強以禮故怠於為善坐諸嘉石所以強其罷也窮民不能自伸其情故憂結於內立諸肺石所以伸其窮也不能自強以禮則在所平焉故役諸司空必以明刑皆所以平之使各當其分而已不能自

伸其情則在所達焉故士聽其辭以告於上皆所以達之使其情得以上聞而已故地道尊右而卑左嘉石必在外朝之左者卑之而示其辱也肺石必在外朝之右者佑之而欲其伸也然左為仁右為義嘉石在左雖所以卑之而示其辱以仁宥之而已故使州里任而舍之肺石在右雖所以佑之而欲其伸亦以義制之而已故立於右

必三日而後達之

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辟皮亦反趨七須反

所以草人而使便其事者鞭也以鞭呼趨則呼朝者使趨就位戒之以肅也辟則使人避焉道之以正也禁慢朝則使之欽也禁錯立則使之正也禁族談則使之靜也孔子在朝廷便便言唯謹爾不踰階而揖

不歷位而言則朝儀之法固如此也

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於朝告於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

彼失而我有之之謂得伺度而得之之謂獲故易曰得雖曰獲左傳所謂得器曰得得人曰獲春秋書西狩獲麟得寶玉大弓凡此皆難易之辨也貨賄人民六畜皆其所失者也朝者行義之地凡得獲其所失者使之委於朝欲其見利而思義也旬而舉之則以求者或遠待之宜緩於司市也蓋市者民之所會稽察者衆貨賄六畜其亡必得故得之舉之民無私馬民無私馬則亦市之為治欲民不以無故得利也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則朝之為治欲盡利以遺民也市言貨賄六畜而不言人民蓋人民奴虜之亡者市

之所會稽察者衆非亡民所赴也

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内之治聽期外不聽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灋行之犯令者刑罰之凡屬責者以其地傅而聽其辭

治獄之期或一旬或二旬或三旬或三月或期者以遠近為之差也期外不聽者亦所以省獄息訟也葢民之所急宜以時治苟為不急又在期外亦可以已矣又况獄訟追證聯逮及於平民烏可久哉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者責謂督償之人判書謂人執其一書其所予之數使責者執之抵冒而訟有判則

足以驗其寔故為之聽治也凡民同貨財令以國法行之犯令者刑罰之者同貨財謂同財者也以國法行之謂往來出入皆以關市之法予之也司關曰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所謂國法也若二人同財一人犯令則并舉其貨財而刑罰則施於犯令者一人而已凡屬責者以其地傅而聽其辭者屬責謂以己之財屬之於人而使責也地傅謂其人有地著而書之以附事也有地傅則追證焉不証故相抵冒而訟以其地傅來乃為之聽治也苟屬責而無傅有傅而無地著不知所在不可追證則弗聽也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若邦國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謂盜賊之羣衆聚而成軍以攻圍鄉邑及家也如是者殺越人於貨凡民罔不憝人得殺之無罪則上下同其惡故也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者仇讐之罪書於上而逋逃焉則其罪不爍於不明故殺之無罪也凶而至於荒札而至於喪冦而至於戎皆故之大者其所制之刑所用之財宜有異於平日故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先事而思患謂之慮慮刑則刑之加釋有趨一時之宜者慮以制之慮貶則財之省殺有紓一時之急者慮以節之也慮刑則非特緩刑也慮貶則非特青禮也凡此皆出於不得已也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

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内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

司民主民數之官也在天有司民之星在人有司民之官人之所為者凡以奉承天之所為而已然在人者亦庸詎知其非天耶掌登萬民之數則主其難也司民以其數詔司寇司寇獻之於王王登之於天府也自生齒以上者家語謂男八月生齒也女七月生齒也生齒則有食之端故皆書之於版版以木為之而其體平木仁民性含仁而先王成之以仁政故有取於木無高下老幼一皆容保之而使各當其分故有取於平國中謂王國也都鄙謂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也郊野謂鄉遂也自國中至郊野皆辨之而

鄉異其男女則貴賤老幼强弱皆可知矣生者登之死者下之則其數之多寡皆可知矣以民數詔司冠司冠刑官之長也司冠獻民數則以民之數有多寡而其刑之繁省可知矣小司冠言登民數則曰内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獻民數於王則曰圖國用而進退之以司冠主刑而民之犯刑為其貧也故以圖制國用為主司民言獻民數則曰内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則司民主民數之官也生齒之不蕃則以贊王者無以治之也故以治之為主

司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若司冠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法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劓魚器反刖音月

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者刑之所施以應其罪之輕重也故司刑之所掌皆有法焉五刑之序皆自輕而入重蓋墨不足以懲然後劓劓不足以懲然後宮宮不足以懲然後刖刖不足以懲然後殺墨劓宮刖殺皆棄人之刑也然周官立刑之法皆五百而呂刑墨劓之屬皆千宮之屬則三百大辟則二百者皆所以世輕重也呂刑曰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此之謂也以五刑之法詔刑罰所謂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也而以辨罪輕重所謂上下比罪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也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冦聽獄訟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

曰惷愚以此三濞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刺七賜反耄亡報反

人之犯罪重者有至於殺故有三刺之法其罪有被之以五刑為已重加之鞭扑為已輕則有以寛之故有三宥之法至於情可矜而五刑疑於無罪則從而赦之故有三赦之法此三者皆有法而所謂法者内以求民情外以斷民中而已司刺則以是法贊司寇聽民訟也小司寇所謂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以至於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是也司寇不言赦言刺宥則赦可知矣舜典之言欽恤五刑則先眚災肆赦而後怙終賊刑先輕而後重所以示上有好生之德也周官司刺則先三刺而後三宥三赦先重而後輕者所以示有司執法之堅也上有好生之仁則知所以恤民焉有司有執法之堅則民莫之

敢犯矣仁之至義之盡也三刺先臣吏則以臣吏能循民志而違之也三宥者一宥曰不識則若仇讐以甲為乙而殺之也再宥曰過失若舉刃斫伐而悮中人也三宥曰遺忘若間帷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也不識過失遺忘致慎則或可以免焉故宥之而已三赦一赦曰幼弱則幼而又弱也記所謂七年曰悼者是也再赦曰老耄則老而又耄也記所謂八十九十曰耄是已三赦曰惷愚則惷而又愚也孔子所謂古之愚也直是已苟愚而非惷幼而不弱老而不耄則不在所赦矣盖幼弱老耄愚惷皆出於生性之自然非人之所能為也故赦之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斷民中則情盡於內而辭孚於外情重者上服情輕者下服或刑或殺各當其罪而無疑也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為上治民之約

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摯之約次之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

以道相與者相忘於道術之間以信相結者不約於大信之際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繩墨約劑將何所施哉惟其適天倍情而智鄙之相欺以偽見真而信誕之相疑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於是因時乘理事制曲防必有約焉以結其信必有劑焉以固其約謂之約劑則約有其劑也所以防其偽抑其欺故大而邦國微而萬民凡言有所未孚誠有所未著其約劑皆掌之於司約矣自治神之約以至於治摯之約皆

以重輕先後為之序也治神之約則若魯用郊之屬是也治民之約則若分衛以七族之屬是也治地之約則若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蒐之屬是也治功之約則若虢叔虢仲勲在王室藏於盟府之屬是也治器之約則若魯得用四代之器之屬是也治摯之約則若公孫黑使疆委禽之屬是也自治神至治摯其事皆有大有小大則書於宗彝盟諸鬼神無疑也小則書於丹圖以書之而其色則丹示其宣布著盡而無隱昧也若有不信而訟者則殺牲以弭其尸而辟藏所以重其事也不信者服墨刑則以約書宜信而不信則為墨而不明故也有訟則辨訟而已大亂則僭忒而變先王之政刑矣殺之宜也必六官辟藏則以盟約六官皆受其貳藏之故也

司盟掌盟載之灋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

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為司盟共祈酒脯詛則慮反為於僞反

歃血以自明亦以詔明神盟也盟則載其辭於書也故謂之盟載之法孟子所謂束牲載書是也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者蓋疑事疑謀而不能保其必信故有疑斯有盟有盟斯有約司盟則掌其盟約之載辭也及其禮儀者禮其物也儀其容也魯昭公禮無違者女叔齊曰是儀也不可謂禮此禮儀之辨也北面詔明神者盟約之法非特誓之於衆也質諸明神而盟者神之幽彼或違焉則神斯禍之矣

謂之明神則宜鄉明者也故北面詔之夫幽則質諸神而盟者神之所為也明則誓諸人而約者人之所為也盟則必約蓋非約則無以固其盟約必有盟蓋非盟則無以示其誠盟諸神約諸人所以結信之道也既盟則貳之者蓋其正藏於天府司盟則藏其貳也大司寇曰太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則藏其貳者非特司盟而已凡邦國有疑會同掌其盟約之載貴者之盟也盟萬民之犯命詛其不信者亦如之賤者之盟也先王之時貴而諸侯賤而萬民皆有盟詛之法者豈徒為是聽於神之虛拘哉蓋世之治也人以心相與家以誠相示知畏於神而不敢欺也知欽於神而不敢慢也先王因其有畏欽鬼神之心而躬畏以先之而因以覆盟詛為大戮至於成俗則盟邦國之不協焉盟萬民之犯命而詛其不信者有獄訟者使之盟詛弭亂息爭豈小補哉呂刑曰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於信以覆詛盟以為苗民

之罪則盟詛之設帝者之世已然矣而作記者以為盟詛不及三王不亦謬乎然事有本末本之不圖無事於末後世人義不足以勝之欽畏不足以臨之慢人於上誣人於下區區之牲血脯酒不足以勝背誕之衆矣此君子屢盟詩人所以謂之長亂小國爭盟左氏所以知其必亡鄢陵之盟季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武父之盟君子曰信之不繼盟無益也豈盟之不足恃哉失之本求之末兹其所以滋亂矣然後盟詛必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者亦以質之於衆庶使其不敢違焉故也既盟則又使為司盟共祈酒脯者蓋司盟又祈明神焉使不言者必凶矣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媺惡與其數量楬而璽之入其金錫於為兵器之府

入其玉石丹青於守藏之府入其要掌受士之金罰貨
罰入於司兵旅於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凡
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楬音竭壐音徙

禹貢揚州厥貢惟金三品荆州厥貢惟金三品礪砥
砮丹梁州厥貢璆鐵銀鏤砮磬雍州厥貢球琳琅玕
而周官之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
征者蓋禹貢之言諸侯之所貢者也周官職金則取
於有地者之征而已上以政取謂之征下以職供謂
之貢以征與貢異故也辨其物之媺惡所以別其物
之貴賤也與其數量所以計其物之多寡也楬而壐
之者楬以著其數量壐則封之以印也入其金錫於
為兵器之府則入於槀人也槀人曰掌受財於職金
以齎其工是也入其玉石丹青於守藏之府則入於

王府也王府曰掌王之金玉玩好是也入其要則入其計書於大府也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於司兵金罰所謂贖刑之罰也貨罰若司關所謂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是也旅上帝則共其金版者掌次言王大旅上帝則張氊案設皇邸先儒以邸為後版屏風也所謂金版則以金飾之也共金版則亦託宿於義之意也饗諸侯亦如之則承賓如承神也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凡器械有用金石者職金則掌其所取之令也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楬之入於司兵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槀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齓者皆不為奴槀古老反

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盜賊之厲於人猶鬼之厲也故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謂之司厲也兵器所以除盜賊也故其任器貨賄入之司兵焉奴謂從坐者也先王之刑以其惡之大而有殺不足以懲則又有奴其父母妻子非刑之正也書所謂予則奴戮汝也其奴男子入於罪隷則為隷民焉女子入於舂槀則以役舂人槀人之事也凡有爵者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為奴則無從坐之法也有爵者不為奴貴貴也七十者不為奴老老也未齔者不為奴慈幼也毀齒謂之齔家語曰男八月生齒八歲齔齒女七月生齒七歲齔齒是也

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伏瘞亦如之凡幾珥沈辜用駹可也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政治

犬金畜也故犬人屬於秋官各從其類也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者牲用之而後殺掌犬牲則所以畜之而生也祭祀則於是共之而已色之純謂之牲故毛以告牷所以貴純也伏瘞亦如之者伏謂軷祭王出則伏犬牲以車轢之而去也瘞謂貍祭爾雅曰祭地曰瘞貍是也凡幾珥沉辜用駹可也者幾珥則士師所謂刉珥則奉犬牲是也沈辜則大宗伯所謂以貍沉祭山林山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是也夫用駹不若用牷之為善故曰可也凡相犬牽犬者屬焉相謂察知其善惡相犬者屬焉則以其屬有賈四人也牽謂用則繫而導之則以其屬有徒十有六人也政以正之令以治之則以犬人非特祭祀之犬而已凡田犬并掌故也

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

之以事而収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

大司冦謂之聚教罷民司圜謂之收教罷民放棄職事散而之他則大司冦以聚之為說放而不知自求則司圜以収之為說既至也則聚而教之未至也則収而教之収則詳於聚也要在上詳在下矣弗使冠飾示其不能以禮自飭其躬也加明刑而耻之任之以事而勞之凡此皆欲其克已以復禮也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以其罪之輕重而為遠近之期也其刑人也不虧體則加之以明刑而已異於五刑之刑也其罰人也不傷財則罰之以職事之勞而已異於五刑之出鍰者也此所謂之収

敎　歟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罪及刑殺告刑於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梏古毒反

圜而制之謂之囚繫之於獄者也凡囚皆因而守之獨言盜賊者盜賊必囚而守之故也梏在頸梏之則以告之也桎在足制之使用其至也拲在手共焉制之使致恭也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而不拲下罪梏而不桎拲亦稱其罪之輕重而已凡罪梏重於桎桎重於拲王之同族拲則拘之以其輕者而已所以

親親也有爵者桎則拘之以次重者而已所以貴貴也以待弊罪則拘之至於斷罪而後已及刑殺告刑於王則鄭氏所謂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是也奉而適朝士則為王欲有所赦宥也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者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則刑於隱也亦貴貴親親之辨與

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盜於市凡罪之麗於灋者亦如之惟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於甸師氏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搏普博反踣皮北反

髡苦門反　積子賜反

殺而辱之謂之戮殺而辱之豈特惡其害人哉將以懲衆而生之故以下士二人充其職而名官謂之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賊害人者諜反間者斬殺皆棄人之刑也或斬以分其體或殺而使之死亦稱其罪而已已得則斬殺之未得則搏之殺其親則賊仁莫甚焉故焚以火而不存其形殺王之親者則賊義莫甚焉故辜以磔之而不全其體孟子曰賊仁謂之賊賊義謂之殘殘則殘其半體未及焚而滅之也凡殺人者踣諸市僵其尸使衆視之而懲也新傳云云惟王之同族者與有爵者殺之於甸師氏既言於掌囚此復言之者掌囚奉其有罪者適甸師氏而待刑殺掌戮則正以殺之為事也大軍旅田役斬殺刑戮各應其罪之輕重亦掌戮司之也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宫者使守内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各以

其所宜也墨黥其面劓截其鼻無妨於禁禦也然劓罪重於墨故遠之以闗在外故也宫者則絶人道故使守内刖者斷其足則妨於禁禦可使牧禽獸而已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則王族無宫但髡之而已使守積積在隱故也先王之於刑人其輕者則流之流之則有居其重者則刑之刑之則有使以其有使故掌戮所掌者如此觀之作記者言公家不畜刑人亦誤矣然公家雖可以畜刑人而君子則不可近不可以禁而近之此吳子餘祭見殺於閽而春秋所以譏之與

司隷掌五隷之灋辨其物而掌其政令帥其民而搏盗賊役國中之辱事為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掌帥四翟之隷

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為於偽反

隷於主而主掌之者隷之也隷主勞辱之役而司隷則為之長故掌五隷之法辨其物而掌其政令五隷則罪隷與四夷之隷也掌五隷之法則其役使之差等各有度數存焉故也辨其物則衣服兵器之屬也掌其政令者正之則有政使之則有令也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民謂五隷之民也盜賊之未獲也則司隷帥之搏之國中汚辱之事則司隷帥而役之以五隷之屬各有百二十人則足以供其事非特是也百官任用之器亦其民為積之也凡囚執罪人之事亦使為之也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亦役之也掌帥四翟之隷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盖古者天子守在四夷治教政刑之既明則四夷之民莫不向風

懷德歸往內附則其隸內可以使之守王宮外可以使之守野舍之厲禁此司隸所以帥之也必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則四夷各有利器宜服齊其政不易其宜修其教不易其俗也然師氏言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則帥其隸者師氏之屬也於此又言司隸帥之者蓋師氏之屬帥之則司隸帥而從之二官通職聯事也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凡封國若家牛助為牽徬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使色吏反

盜賊之家以罪而從坐沒入為奴者謂之罪隸先王欲民之遷善遠罪故使從坐者給役事焉以此示民

則人知罪之不可為也百官與凡守者則罪隸掌而為之役也雖充其役然亦掌使令之小事而已若其大者非所掌也凡封國若家牛助為牽徬者封國謂建諸侯家謂立大夫以官牛助之運物則罪隸在前牽之在旁徬之也

蠻隸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

征南蠻所獲之民謂之蠻隸掌役校人養馬者蓋校人其徒八十人有不足以給其役故蠻隸兼役其事也亦各從其便器以為守衛之備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

閩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子則取隸馬蕃扶元反

東南曰閩南蠻之別也亦征而獲其民謂之閩隸也掌役畜養鳥則役於掌畜也而阜蕃教擾之則與掌畜所謂阜蕃教擾之同事也掌子則取隸焉子謂鳥所生者也閩隸掌阜蕃庶物則養之而使之取隸於已者也因致其義焉而鳥之無知飲啄鼓舞而惟閩隸之是從則閩隸之隸於中國豈異於是哉如是則在國中而守王宮在野外而守厲禁誠心一意竭力衛上亦事之常然也此所以言掌子則取隸而不言守王宮與厲禁也以司隸言掌師四翟之隸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則閩隸之有守固可知矣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征東夷所獲之民謂之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則牧人其徒六十或不足以給其事故夷隸掌役其事也

與鳥言者鸜鵒鵁鶄教擾之則固能言矣則鳥之鳴猶人之言也詩曰相彼鳥矣猶求友生以鳥而能鳴以求其友非其言而然乎使夷隸與鳥言亦不為怪矣

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征東北夷所獲之民謂之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以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故也不言阜蕃者猛獸非所阜蕃故也掌與獸言者猩猩固能言矣則獸之鳴猶人之言也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以鹿而能鳴呼其羣以食非其言而然乎左氏傳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則貉隸與獸言亦不足怪也先王必使夷貉之隸與鳥獸言者以鳥獸之無知尚可與言而不違乎人矧夷貉之民哉

彼其聲也雖本於非禮義之地道之以德化而使之
效順中國豈鳥獸之不若乎此亦先王之微意矣

周禮詳觧卷三十一